

顾问 蒋星煜 主编 黄竹三 冯俊杰 校审 刘孝严

# 六十种曲评注

金莲记 四喜记

# 评注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I207.37/76

# 六十种曲评注

第十三册



● 顾问 蒋星煜  
● 主编 黄竹三  
● 校审 刘孝严  
冯俊杰

SB060/04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285137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## 本 册 曲 目

金莲记评注 ..... 1

四喜记评注 ..... 405

# 金莲记评注

原著 [明] 陈汝元  
评注 黄崇浩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## 目 录

## 评注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剧 情 梗 概 .....     | 7   |
| 第 一 出 首 引 .....   | 9   |
| 第 二 出 偕 计 .....   | 15  |
| 第 三 出 弹 丝 .....   | 33  |
| 第 四 出 郊 遇 .....   | 44  |
| 第 五 出 射 策 .....   | 58  |
| 第 六 出 捷 报 .....   | 69  |
| 第 七 出 构 衅 .....   | 77  |
| 第 八 出 外 谪 .....   | 88  |
| 第 九 出 闺 咏 .....   | 95  |
| 第 十 出 归 田 .....   | 103 |
| 第 十 一 出 湖 赏 ..... | 109 |
| 第 十 二 出 媒 合 ..... | 125 |
| 第 十 三 出 小 星 ..... | 137 |
| 第 十 四 出 诗 案 ..... | 142 |
| 第 十 五 出 就 逮 ..... | 148 |
| 第 十 六 出 生 离 ..... | 159 |
| 第 十 七 出 廷 献 ..... | 169 |
| 第 十 八 出 闻 系 ..... | 176 |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九出  | 饭鱼 ..... | 181 |
| 第二十出  | 控代 ..... | 192 |
| 第二十一出 | 重贬 ..... | 198 |
| 第二十二出 | 蜀晤 ..... | 207 |
| 第二十三出 | 赋鹤 ..... | 212 |
| 第二十四出 | 诟奸 ..... | 224 |
| 第二十五出 | 量移 ..... | 232 |
| 第二十六出 | 惊讹 ..... | 239 |
| 第二十七出 | 焚券 ..... | 245 |
| 第二十八出 | 赐环 ..... | 257 |
| 第二十九出 | 释愤 ..... | 262 |
| 第三十出  | 同梦 ..... | 271 |
| 第三十一出 | 慈训 ..... | 283 |
| 第三十二出 | 覲圣 ..... | 294 |
| 第三十三出 | 便省 ..... | 306 |
| 第三十四出 | 证果 ..... | 312 |
| 第三十五出 | 接武 ..... | 322 |
| 第三十六出 | 昼锦 ..... | 327 |

### 考述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金莲记》题材之来源与版本 ..... | 345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### 总评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陈汝元及其《金莲记》 ..... | 369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### 附编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附一 陈汝元生平资料汇编 .....   | 401 |
| 附二 《金莲记》历代评论汇编 ..... | 403 |

# 评 注





## 剧情梗概

本剧系明代剧作家陈汝元主要依据《宋史·苏轼传》及佚闻逸事创作的。剧叙苏轼与其弟苏辙赴考，同登金榜，并授翰林学士。同榜者还有秦观、章惇等人。朝廷以殿前金莲玉烛，送苏轼归第。章惇欲借光，被苏拒绝，从此怀恨在心。王安石施行青苗新法，征求苏轼意见，苏轼坚决反对。王安石、程颐、章惇等人共谋，将苏轼谪杭州，弟弟苏辙亦被贬往河内。苏轼来到杭州，名妓琴操承应。苏轼劝琴操及早脱离青楼，琴操接受劝告，削发为尼，又亲自做媒，将表妹朝云嫁苏轼为妾。佛印欲点化苏轼，未果。章惇因苏轼以诗讽刺朝政，令御史舒亶弹劾苏轼，苏轼被逮，押往京城。知谏院张操、御史中丞李定受章惇指使勘问苏轼，令苏下狱，准备处死。苏辙叩阙陈情，欲救苏轼，恰遇贪贿的狱吏以苏轼之诗作诬告苏轼。幸亏皇上阅诗之后，不仅未予治罪，反而从中看到苏轼忠君之意，故免苏轼死罪，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章惇升任丞相，赴妙觉观拈香，欲占琴操为妾，遭琴操峻拒。章惇怀疑琴操受苏轼唆使嘲弄自己，更对苏轼怀恨，再次弹劾苏轼，将苏轼贬往儋州，并假刻朝章，传言苏轼已故，致使苏轼合家悲痛。苏轼至儋州，购得鲍姬房屋暂住，后闻鲍姬无家可归，顿起同情之心，焚烧房契，还住房给鲍姬，且免还房钱。鲍姬之子鲍不平啸聚绿林，得知此事，对苏轼感恩戴德。秦观上书弹劾奸相章惇，恳请皇帝让苏轼还朝。皇帝下诏任命苏轼为礼部左侍郎兼端明殿学士，并将章惇发配雷州。章惇在赴雷州途中，恰遇鲍不平，鲍厉言怒斥章惇。佛印偕琴操至京城点化苏轼，要苏了

却尘缘，苏轼得知自己为五戒后身，便欲遁入佛门。苏轼二子苏过、苏迈并中进士，苏家满门旌表，合家欢聚。

## 第一出<sup>①</sup> 首 引<sup>②</sup>

【临江仙】<sup>③</sup>（末上<sup>④</sup>）词曲元人称独步<sup>⑤</sup>，到今户叶宫商<sup>⑥</sup>。夷坚艳异总荒唐<sup>⑦</sup>，何如苏学士<sup>⑧</sup>，才节世无双<sup>⑨</sup>。赤壁一游闲事耳<sup>⑩</sup>，生平梗概宜详<sup>⑪</sup>。金莲新谱慢铺张<sup>⑫</sup>，未能追雪调<sup>⑬</sup>，聊取佐霞觞<sup>⑭</sup>。

【汉宫春】苏轼奇才，应制科独对<sup>⑮</sup>，名压儒流。特赐金莲归第<sup>⑯</sup>，帝眷绸缪<sup>⑰</sup>。恩沾椿树<sup>⑱</sup>，羡连枝翰苑同游<sup>⑲</sup>。奈奸倖计倾外调<sup>⑳</sup>，朝云契合鸾俦<sup>㉑</sup>。蓦地獄成诗案<sup>㉒</sup>，幸子由申救<sup>㉓</sup>，远谪黄州<sup>㉔</sup>。不久量移儋耳<sup>㉕</sup>，重拜宸旒<sup>㉖</sup>。怨将德报，喜双儿克绍箕裘<sup>㉗</sup>。戒和尚一朝提醒<sup>㉘</sup>，合门共证前修<sup>㉙</sup>。

苏学士金莲宠渥<sup>㉚</sup>， 王美人玉管姻联<sup>㉛</sup>。

章丞相仇挤南海<sup>㉜</sup>， 印禅师果证西天<sup>㉝</sup>。

### 【注 释】

①出——戏曲名词。南戏、传奇剧本结构中划分场次的单位，相当于杂剧的一折、现代戏剧中的一场。传奇结构短者或仅数出，长者可达几十出，合演一个完整故事。某些精彩的出，往往单独上演，称为单出戏或折子戏。

②首引——戏曲名词。传奇第一出，照例由“末”或“副末”先登场，用一、二支曲词向观众介绍剧情梗概、创作意图，最后用四句对称的韵语扣题作结。这叫作“家门引子”，“首引”也是这个意思。

③临江仙——本是唐代教坊曲名，后来被用作词调名（词牌）、曲

调名（曲牌）。临江仙词为双调，临江仙曲子是单调，字数为词的一半。自此以下，各出中凡唱词前用黑体方括号圈出者，均为词牌、曲牌名，不再出注。说白中使用词牌、曲牌也不再出注。

④末——戏曲脚色名。宋、元杂剧，以及南戏、传奇中，都有这行脚色，地位不完全相同。在传奇中，末一般扮演年龄较大的男性人物。本剧第一出用“末”代替“副末”作开场人物，但性质和作用仍与副末一样。

⑤独步——无与伦比之意。《晋书·陆喜传》：“文藻宏丽，独步当时”，即指在当时独一无二。这里指元人的词曲艺术成就最高。

⑥户叶官商——形容家家都会演唱戏曲。官、商是中国古代七声音阶中的两个音级，这里用以代指戏曲里的曲调。叶，协的古文，即指协韵，使音律和谐。

⑦夷坚艳异——夷坚，即《夷坚志》，宋人洪迈著，取《列子·汤问》“夷坚闻而志之”语为书名。原书四百二十卷，已多散佚，后人搜补，仅得二十六卷。书中所述，多为神怪故事，以及录自六朝以来的小说。艳异，即《艳异编》，明人王世贞编辑，正、续共五十九卷，将历代小说分为艳、异两类。

⑧苏学士——指苏轼（1036—1101）。轼为北宋中后期人，曾官翰林学士、知制诰兼侍读，以及吏部尚书等职。卒，谥文忠，赠太师。事迹详后。

⑨才节——才学与气节。

⑩赤壁一游句——本指苏轼贬官黄州安置，有赤壁之游，且成前、后《赤壁赋》等杰作。但此处所指，系明人许潮所撰杂剧《赤壁游》等。该剧仅一折，写苏轼与佛印、黄庭坚，以及唐人张志和后身的渔翁亦即黄鹤，共舟泛于赤壁之下，吊古吟诗，极为潇洒超逸，其中亦间有伤今之意。陈汝元以为“闲事”，当是指《赤壁游》只取一事，且事涉“闲逸”，故微露讥讽遣憾之意。

⑪生平梗概——一生行事大概。

⑫金莲新谱——谓新谱《金莲记》一剧，以见苏轼生平。

⑬雪调——即《白雪》之曲；古代名曲。相传春秋时晋人师旷曾制此琴曲。战国时楚人宋玉《对楚王问》谓楚都有人能唱《白雪》之曲，然和者甚寡。

⑭霞觞——色如霞彩的酒杯。宋·王珪《上元应制》诗：“一曲升平人尽乐，君王又进紫霞杯。”

⑮应制科独对——参加由皇帝亲自在殿廷诏试的考试，并独占鳌头。事见第五出《射策》。

⑯金莲——官中所用的烛台，形如莲花且为金制，故名。事见第五出。

⑰帝眷绸缪（móu 音谋）——皇帝器重垂爱。绸缪，深厚切至。

⑱椿树——一种乔木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。”后世乃以椿喻父亲。苏轼父苏洵，详见第二出《偕计》。

⑲连枝翰苑——连枝，连理枝，古人用比兄弟关系。南朝梁·周兴嗣《千字文》：“孔怀兄弟，同气连枝。”这里指轼弟辙。详见第二出。翰苑，文翰荟萃之处，亦指翰林院。

⑳奸惇——奸臣章惇。惇字子厚，嘉祐四年（1059）进士。王安石变法，章惇投机其间，成为重要成员。王安石罢相后，章惇曾任参知政事，打击过苏轼，同时又排挤王安石。后被罢，知越州、睦州，终则安置雷州。卒。《宋史》入《奸臣传》。事见第七出。

㉑朝云句——朝云，苏轼侍妾。轼通判杭州，朝云年方十二，入苏轼家。详见第三出《弹丝》。契合，情性相合。鸾俦，夫妇。事见第十三出。

㉒墓地句——突然问。狱成诗案，因诗案而成囚犯，指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被逮并遭贬事。详见第十四出至十九出。

㉓子由申救——子申，苏辙的字。详见第二出《偕计》。申救，详见第二十出《控代》。

②黄州——即今湖北黄冈市（治黄州城）。详见第二十一出、二十三出。

③量移儋耳——量移，唐、宋时，被贬谪远方的人臣，遇赦，酌情移近安置，称为“量移”。后人乃以此指迁职，殊非本意。这里的“量移”之意，恰与本意相反：不是移近，而是移得更远。亦与原意相悖。儋（dān 音丹）耳，汉代郡名，唐代改为儋州，治今海南省儋县。事详第二十五出至二十七出。

④重拜宸旒（chén liú 音宸流）——重新拜见皇帝。宸，帝位。旒，帝冕。苏轼后来被召回朝廷，委以重任。见第二十八出至三十二出。

⑤喜双儿句——双儿，剧中指苏迈、苏过弟兄二人。克绍箕裘，能够继承父业。《礼记·学记》：“良冶之子，必学为裘；良弓之子，必学为箕。”良冶是冶金能手，良弓为制弓巧匠。其子习见多闻，故能继其父业。

⑥戒和尚——即五戒和尚。本剧中的佛印禅师，是五戒和尚后身。详见第四出及第三十四出。

⑦共证前修——共同修行，明悟前世修行与今生因果，领悟真谛。

⑧苏学士金莲宠渥（wò 音沃）——本句及以下三句，乃传奇剧中每出终了时的“下场诗”，是戏曲表演程式之一，亦为剧本的组成部分，近于宋元话本的“散场诗”。一般有四句，位于每出戏结束处，由人物下场时吟诵，或总结每出戏大意，或对观众给予劝戒。下场诗也有置于中间的，如本剧第三出《弹丝》，琴操下场处有下场诗，而朝云、梦巫下场时，却无此类诗。个别出中，没有使用下场诗，如本剧第二十三出《赋鹤》等。也有的下场诗不是“诗”，而是“词曲”，如本剧第十五出《就逮》。这里的下场诗，用于概括全剧内容，并举出剧中主要人物。宠渥，皇帝的宠信与关怀。

⑨王美人句——王美人，指王朝云。玉管，玉笔管，苏轼赠与的定情信物。姻联，联姻、结婚。

⑩章丞相句——章丞相，指章惇。他曾官参知政事、尚书左仆射兼

门下侍郎，为首辅，故称。仇挤，排挤。南海，海南。

③印禅师句——印禅师，佛印禅师。果证西天，点化苏轼等全家证成因果。

### 【短 评】

〔临江仙〕一曲，通过“末”之口，剧作者陈汝元表达了对“词曲”亦即元明戏曲题材内容与风格的一些看法。“夷坚、艳异总荒唐”，实质上是对戏曲中过多采用神鬼故事与艳情故事作题材表示异议，而认为这些“荒唐”之事未必有益于世道人心。客观地说，这种看法并非没有依据。作者更看重的，是以杰出文人如苏轼的“无双”“才节”作为戏剧应该弘扬的士林精神。唯其如此，才使《金莲记》一类的文人事迹剧开了新生面。

自元代以来，以苏轼为主人公的文人事迹剧，呈现两种特征。一是截取一时一事作题材，如元佚名之《苏子瞻醉写赤壁赋》；或写其闲情韵事，如元吴昌龄《花间四友东坡梦》。对此，陈汝元也有不同看法。〔临江仙〕曲子又说：“赤壁一游闲事耳，生平梗概宜详。”这就是说，作者写《金莲记》一剧，既不止于“一游”，更不限于“闲事”，而是要写其“生平梗概”。这就与以往的“苏轼剧”不同了。过去的文人事迹剧，包括以苏轼为主角的“苏轼剧”，多取一时一事作为题材以构建框架、设计冲突并敷衍剧情。按照明祁彪佳《远山堂剧品》的说法，这是通常使用的“剧体”。而今，陈汝元要用传奇体来写苏轼的“生平梗概”，并且还要“详”，那就已经突破“剧体”旧制。对于此种现象，祁彪佳称之为“全记体”。

陈汝元为何要写苏轼生平梗概？这可以从〔汉宫春〕曲子



中窥出端倪。曲中一边写“苏轼奇才”，一边又写“奸悖计倾外调”，形成鲜明对照。由此可见，作者是要通过写苏轼一生“才节”，来反映朝廷上的“忠奸”之争。这也回答了为什么作者不乐于写游宴“闲事”的疑问。至于曲子结拍说“戒和尚一朝提醒，合门共证前修”，当然也涉及剧中内容要素；但就全剧重心而论，仍然以前者为要。这与作者所生活的时代的形势是有直接关系的。

总的来看，两支曲子强调的是作品的题材内容真实而不荒唐，风格厚重而不艳异。这种创作理想，在本剧中是得到贯彻的。这种创作实践，应该视为现实主义精神在晚明戏剧界的一个生动表现。